

二知軒文存卷十

定遠方濬頤子箴

保甲團練異同議

保甲之同於團練者一則十家爲牌牌必有長一則按戶出丁丁不外募一則清理內奸以衛身家一則捍禦外寇以全鄉里其統於官也無不同保甲之異於團練者一則無事之日各安其業一則有事之日當防其虞一則村村自保區之別之一則在在皆團聯之合之其因乎時也實相異保甲易而團練難保甲盡農也團練則爲兵保甲省而團練費保甲

自食也團練則需餉保甲久而團練暫保甲無礙耘耔也團練則弗違耕鑿保甲近而團練遠保甲僅資坐鎮也團練則兼事攻剿保甲行之不善莠民多於良民團練行之不善頑民遂成亂民於是有謂保甲無害團練有害者於是有謂保甲無益團練有益者於是有謂小村可辦保甲大村可辦團練者於是有謂城中人多能辦保甲郊野人稀不能辦保甲者於是有謂強悍之地能辦團練孱弱之鄉不能辦團練者於是有謂團練爲禍胎不如專辦保甲者夫保甲在人團練亦在人得其人則無乎不可失其人則無乎可彼因噎廢食

諱疾忌醫者必將胥天下之人而悉隸軍籍乎曰不可也必將捨林總之眾而專用容兵乎曰尤不可也保甲之弊上下相蒙僅以花名空冊塞其責而探囊胠篋者如故團練之弊桀鷙不馴反以圩寨軍械長其威而縱寇殃民者如故然則保甲團練舉不可行歟然則保甲團練之外抑別有他道以安天下歟曰二者皆不可廢特問其行之何如耳保甲行之而善縱不團不練而平時相友相助同德同心人人咸思扶正抑邪則盜於何發一旦設有外警驅吾禮義忠信尊君親上之人以與之敵固自易易而奚必另籌團練之策哉而奚

必棄保甲以言團練哉保甲與團練二而一者也非保甲自
爲保甲團練自爲團練也先其易者而難者不難先其省者
而費者不費先其久者而暫者仍久先其近者而遠者仍近
小村可以辦大村亦可以辦城市可以辦郊野亦可以辦強
悍者孱弱者或箝制之或激厲之而皆可以辦勿視爲虛文
勿釀夫禍胎可以專辦卽可以兼辦欲保甲團練之得人其
權則在官而不在民官賢民與之賢官不肖民與之不肖官
爲民之父母父母之教其子若何官之教民如父母之教其
子保甲團練尙安有弊乎而豈慮行之不善乎但見其益弗

見其害有斷然者吾則曰保甲團練無異同

開源節流議

源一而流百無俾其涸當靳其出始以爲有源之水流之不
已也而竭澤而漏卮源絕矣則思開之開於此而泄於彼猶
之可也一江九派一河九支東澗西壑南溝北澮上游剽迅
下游汎濫勢常不給孰能壅之其道在節若隄防然蹄涔之
積瀦而爲淵滄海之深變亦成田是將損下益上乎是將月
送旬輸乎是將鑿山穿礦乎是將白著博徵乎是將青苗行
息乎是將設會子寶鈔乎抑將摩質取鉛更或折二當三乎

不特此也有廢銀用錢之議 銀錢準價之議有鹽歸地丁
之議有免賦稅永抽釐之議而未嘗議及度支浮冒也而未
嘗議及官吏侵吞也而未嘗議及軍餉糜耗也而未嘗議及
工作頻繁也開無可開節無可節而欲國家與小民爭利利
之所在害卽隨之非策之善者也今日可節之流甚多營勇
其大端而無人敢議裁汰者曰有防務在卽以防論宜練有
用之兵此區區者恐不足與之敵則何如儲帑藏以備不虞
歟開源之道無過於粵東沙田乃天地自然之利百餘年來
巨紳大戶坐擁膏腴官吏不敢過問且有因之以肥其私橐

者偶一舉辦而紛紛撓沮當道受其蒙蔽雖賢者且不免焉
舍此以覓財之源吾不知其源頭起於何處也見小鳥足與
謀大拘執弗能以變通培克腴削非久遠之良圖酌盈劑虛
乃豐亨之正軌言利者尙其慎之

化勇爲兵議

勇吾民也兵亦吾民也民爲勇則勇爲兵則怯誰使之勇誰
使之怯者曰勇之餉三倍於兵故勇可用曰兵亦減其額厚
其精奚見兵不可用曰曩以兵不可用不得已而兵外募勇
削平禍亂今則尙資其防守用之而旋棄之彼樂爲勇脫不

甘爲民重煩吾兵勇之害無異於寇烏乎議罷曰勇之足額久矣兵之懸額久矣以勇補兵之額勇不戰而守其訓練也固與兵同卽以補兵之額怯者咸勇豈不甚便曰一省之兵之額不及一省之勇之額使隸軍籍額旣難增且恐一旦爲兵染兵之習氣效兵之行事將奉令守法之勇變爲游嬉驕惰之兵設再有事何以禦之曰選兵不如選將將得其人兵可轉弱爲強去其桀驁以歸於循謹官治民將治兵無二道也今日之勇未必人人皆勁旅未必人人皆悍卒也陶之法之如兵之額而止其餘則驅使爲民其責在官官能弭盜官

不能制勇必去其官易材者勇而兵壯與老將之責使練兵如練勇時勇者斷不至怯以少勝多以寡敵眾以一當百爲勇然爲兵亦然變而通之損而益之一轉移間爲司農節度支爲疆吏備緩急爲軍政肅紀綱爲邊隅安反側計至善也否則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杼柚告空旌旗無色其害正與兵等是安可不思有以化之

防議

防之有不勝其防者以不防爲防轉愈於防而不防非不防也曰防內弗如防外防近弗如防遠防城弗如防鄉防江弗

如防海防各口弗如防要隘防中腹弗如防邊界防之以兵
弗如防之以民防之以將士弗如防之以官吏防之以器械
營壘弗如防之以禮義忠信必在在設防將力爲之絀財爲
之竭心爲之渙勢爲之分雖防等於不防有人焉審其利害
權其輕重區其緩急辨其難易明其勞逸眾寡知其主客強
弱排眾論之張皇振羣情之畏憚戒帑藏之糜耗重根本之
要圖至艱至鉅持之以鎮靜至危至險處之以坦夷至繁至
劇御之以簡約至紛至擾劑之以濶疏不防爲防豈有他道
哉眾志成城固若金湯萬里之築實爲厲階吁往古可鑒也

譬諸一家重門疊戶潭潭之府夜防奸宄振者無幾不必男
衷甲而婦枕戈也明季流寇之禍通都大邑所向瓦解而山
中築砦自守者一夫當關萬夫莫敵雖天崩地陷彼獨若無
事者然防之不得其道則先事惶惑臨事恇怯未事罷傲既
事空虛其不至開門揖盜也果足恃乎抑無可憑乎而議者
曰有備無患安不忘危申畫封守垂諸經訓廣爲之防猶虞
乘間而入夫安有漫不設防以任其衝突蹂躪者曰由外而
內由遠而近由鄉而城由海而江孰則要隘孰則邊界兵之
數少民之數多將士但能用兵官吏足以用民器械營壘無

人則委而去之禮義忠信固人人之甲冑干櫓也矧彼勞而我逸彼寡而我眾我主而彼客我強而彼弱其利害輕重緩急難易彼未嘗不了然於胸中而多方以挾制我虛聲以恫喝我使我墮其術中絀我之力竭我之財渙我之心分我之勢彼方暇豫而我已不支設令狡焉思逞又將何以禦之哉故曰不防之防乃爲大防張皇畏憚因之而糜耗帑藏均無補於國家也然而舍本逐末者終弗之悟也

兩淮鹽法議上

法之宜古宜今盡美盡善者莫如綱鹽顧行之旣久因利生

弊道光庚寅辛卯間鹽利上不歸國下不歸商而盡歸於中飽之蠹兩江總督陶文毅公將淮北改行票法而淮南則仍行綱鹽惟革根窩裁糜費以輕商本而利轉輸鹽法於是一變至二十九年楚岸塘角大災焚燒鹽船數千號商力不支總督陸公建瀛亦將淮南改行票法疏節濶目師前人一稅之後任其所之之意於儀徵設棧轉運鹽法於是二變有識者早知其事權盡解漫無紀律必難持久乃行之未及三年卽遭粵寇之亂長江梗阻票販星散止餘場商保守堆鹽而已前署兩淮運司郭沛霖於無可設法之中行化私爲官之

策就泰州糾商設棧招販買運輕其科則藉以保護場竈數百萬窮丁免致流離失所固亦不得不爾者迨同治甲子金陵克復江路肅清曾文正公奏立行票章程大旨在定價整輪於瓜洲設官棧以固場商於鄂湘西皖設督銷局以固運商鹽法於是三變合肥相國復定循環轉運法人皆稱便顧始終未經戶部核定也在文正之意以爲改綱爲票可暫而不可久乃一時之權宜在合肥之意以爲寓票於綱有其實而不居其名俟後來之酌定於是票販之黠者以循環轉運若可恃而不可恃恐一旦改復舊章票成廢紙因而改業轉

售三四年來票有屢易其主者矣其愚者苦於循環已定不能關入遂不惜以重價買票而成本加重數倍於昔日之根窩甚或請加引額僥倖得票殊不知綱整票散綱受官之約束票則任商之居奇綱法疏而實密有總商以專其責成票法密而愈疏任羣販之自爲來去孰得孰失明者皆知統計四岸以楚岸爲大宗自咸豐三年因道梗借運川鹽六年因餉絀抽收川稅而淮引遂爲川占同治七年文正疏請禁川私人楚收復淮南引地

下部議行令四川查禁私井兩湖嚴設巡卡以爲規復淮引

之計當事謂川難遽遏請設局以川入淮二分成搭銷而封
禁私井之議遂寢復經戶部駁斥甫定分界行銷之議以湖
北武漢黃德四府湖南長常二府專銷淮鹽湖北安襄鄭荆
宜五府一州湖南澧州一屬暫銷川鹽淮分之界川私不得
侵入尺寸川分之界仍許淮南設店零售現以滇黔未靖川
無本岸可銷故暫借淮鹽引地俟滇黔肅清卽以借銷楚岸
還淮夫文正以行票之人而上復綱之策戶部主持大計又
孜孜以規復淮綱爲急務至再至三爭之不遺餘力近因言
官疏請收回淮鹽引地部臣以爲空言復淮不能實力禁川

恐積弊難以挽回操切殊多未便禁川必先籌安置川商之法復准必先籌整頓淮鹽之法酌擬章程五條曰查封私井以塞川鹽之來源曰疏銷邊引以分川鹽之銷路曰復設巡卡以遏川鹽之來路曰嚴定期限以復淮引之舊制曰講求煎煉以利淮鹽之銷路是淮鹽復綱卽在旦夕當此場竈疲困堆積如山之時孰不延頸舉踵日盼楚岸之歸我兩淮也耶然而私井之能一律封禁與否滇黔二省邊引之能招商卽行配運與否復設巡卡之能不分畛域實力奉行與否三者旣不可必竊恐一年之限視爲具文勢必藉口於井私未

禁邊引難行巡卡不力多方延宕互相推諉溯自同治七年
文正奏請收復淮南引地至今已九年矣觀望徘徊迄無成
效雖由一心向川者多分心向淮者少而積重難返人之恆
情貪利避害世之通病愚見以爲思艱不如圖易責人不如
求己姑置鄂湘先謀皖西之爲得也皖西兩岸又以皖岸爲
先蓋中路口岸舊制專商認辦鹽價自下而上遞遠遞增以
地與甯境接壤程途漸近私鹽易於侵灌非分爲專岸不能
各固藩籬以爲楚西屏蔽近年江運各口岸由票商分領設
店專銷日有起色現已續增五十票可爲明證是宜援照舊

章將中路全行改爲專岸暢滯配搭卽由現運循環之商分
任許其世業現在地方肅清已久戶口日增應履勘明確酌
定引數秉公配搭仍按道里之遠近定鹽價之等差量予變
通以期漸復舊額此固兩淮可以自主無庸謀之他人者或
謂皖岸票商人數眾多岸奚以專曰有滾總之法在先擇皖
岸票商之家道殷實辦運較多者數人僉爲總商使作領襲
凡畸零之票悉附於總商名下或萬引或數萬引不拘定數
聽散商願附某總卽歸某總其辦運納課仍用原花名註明
附於某商總之下或自行辦運或由總商代辦官亦聽之如

此則散者立化爲整已議者又謂總商名目久除今復設總商易啟科派把持之漸獨不思目前繳納正雜各款統於釐金成本之內核算眾目共覩亦何至有科派把持之患歟商情渙散非此不足以聯之所謂整葉爲綱自勝於廢票行綱之轉多周折也皖岸果就範圍卽行之於西岸亦用滾總之法以次而鄂而湘漸推漸廣票旣整已綱卽隨之以立因勢利導易如反掌朝下令而夕從之斯固可操左券者至於淮北以捐輸隄工銀兩馬端愍公疏請照淮南一律循環現在奏銷以十個月爲期舊綱積壓尙多議者動以加引爲戒實

則每歲所銷私半於官販比商強票與綱埒斷非持久之道亦宜於循環各票販中僉派數人作爲總商責成遵照部文限八個月包完一綱之課俟行至現綱再籌加引加課則事無不舉矣要之綱法美善千古不易非法之壞人自壞之而今之議者輒曰文正票法不可擅改夫文正固時時以復綱爲念者奏牘具在信而有徵濟頤承乏於斯忽忽入稔旁諮博訪眾論僉同用敢粗陳大略以供執事采擇焉謹議

兩淮鹽法議中

近有議於湖北之安陸襄陽兩府湖南之澧州一州江西之

饒州一府先設專岸以爲規復全綱之漸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未始非計顧西岸我能自主豈獨饒州一隅之地鄂湘則川與淮爭旣已分界而忽又奪其半彼必不甘且助川者大有說辭動多齟齬於事無濟而意見先形則與其肘爲人掣何如權自我操乎設專岸之不如復全岸復難復之岸之不如復易復之岸非皖是圖於何圖之難之者曰自一宗法商變爲販大率宦家戎幕初學持籌貲本無多局面狹隘求如曩日西商皖商之體大物博豪富甲天下絕無其人烏可輕言復綱歟前以直隸水災淮南加引四萬助賑令其先行驗

貨三日之間貯庫者百數十萬利之所在人盡趨之今日淮南之粟得利未嘗不厚徒以限於循環覷覷者正復不少觀其請設專岸則淮鹺之爲利藪可以想見則票法之遜於綱法而商願復綱又可以想見而議者又以釐大於課舊額恐難還復夫捐釐暫助軍餉本與正課懸殊果能減釐加課此絀彼盈一轉移間取之於商名目更正誠使源源轉運官引暢行有課無釐豈不甚善蓋設綱於票之外則商力或有未逮求綱於票之內則商情鮮不樂從也或又曰皖票皆有力者聽其自便已久滾總之法行之非易是在大府先下一令

予以數月之限易散票爲整票如有不遵者另行僉商認辦夫亦奚至舍其所業而顯與官抗也耶皖岸爲西楚之藩籬欲疏通西楚而不先整皖岸不能也西岸爲兩江之轄境欲規復楚岸而不先整西岸不可也皖岸地處中流爲西楚鹽船必由之路其中夾帶暗侵以及北私浙私透越之弊不一而足昔年安慶甯國池州太平以及全椒和州含山等府州縣皆屬專商認岸定額包課每歲約認銷小引二十二萬引以今之大引計之亦有十四萬六千餘引邇來皖岸南鹽銷數每年才二三萬引較之從前不過十分之二縱兵燹以後

人民稀少亦未必大減若是推原其故南鄰浙境甯國適當其衝北界淮河北票又經其地私梟充斥四處蔓延且太平蕪湖等處係從前著名口岸皆居大通下游鹽艘經過沿江灑賣隨地有之而居民轉須赴上游買鹽運銷本多不便如先將甯國安慶太平三府按照從前舊額視烟戶之多寡減成派認包完釐課則眾商具有責成不得不自籌銷路卽不能不各固藩籬庶皖南之浙私皖北之北私江路之船私末由侵灌則中路私蹤絕迹上游西楚官引舉可暢行矣目下甯揚食鹽均係專岸如上江江甘泰興等處近年銷數日旺

卽爲專岸之明效皖岸現行額引七萬二千引除江運北鹽
每年約派二萬引上下其餘應運南鹽五萬餘引近年運數
祇得其半莫如整票爲綱使之認岸其池州和含全等處亦
可次第舉行逐漸推廣規復舊制未始非疏通和鹽之一策
也西岸地居腹裏與楚岸鄂湘兩省之情形不同其鄰私之
最近者饒州與廣信毘連向爲浙私所侵次則吉贛之鄰粵
私撫建之鄰閩私通省淮綱因之不振從前饒吉等府均有
專商以固門戶道光年間陶文毅公會同江西巡撫勘議浙
江廣東福建三省接壤之處添設巡卡於各要隘實力堵截

鄰私分定界址浙粵所設子店爲之撤退三十里今則吉饒雖設分局銷市未有起色則浙粵之侵淮自不待言且聞浙商近辦徽廣者獲利甚巨粵鹽私販則皆由陸路而來千百成羣飄忽猛悍愍不畏法目前籌議疏銷西引之法自應於三省接界舊設巡卡之處陸路則屯駐兵弁水路則添撥礮船一面卽就西票中選擇殷商先從饒州設立專岸認辨從前運庫有貼饒一款蓋因饒岸之商非減價不足以敵浙私故西岸各商集貲津貼目下誠能仿照舊章減價浙私無利可圖定可斂跡亦當籌議津貼以資補苴他如近粵之吉贛

二夕車之不一
近閩之撫建亦可漸次推廣行之庶乎鄰私不入而淮引暢
銷矣皖西兩岸旣復然後淮南有總辦之商咸知以綱爲利
保護大局見川之久假不歸方且出全力以與之相爭曰川
所能吾亦能之蓋商賈之事必行以商賈之道是固非形格
勢禁所可收效於目前者故曰逆取之難誠不如順施之易
也

兩淮鹽法議下

川人袒川謂淮課不敵川釐未可遽議更張戶部主文正之
議欲鄂省罷收川釐以淮課全數歸鄂每銷淮鹽一引鄂省

可得銀六兩三錢有奇鄂湘兩岸額銷淮鹽七十餘萬引計
每年可收課銀四百四十萬兩卽以近年川鹽占銷二十萬
引之數計之亦可收銀一百二十六萬有奇以鄂湘近年所
收川釐以錢易銀計之每年至多亦不過收銀一百萬兩此
爲確實數目若所云鄂湘兩岸全銷淮引不過一百六七十
萬較之川鹽行楚十五六萬之引課釐已有二百餘萬誠屬
約略揣度之詞不足爲據至謂楚人喜食川鹽前此淮綱全
盛之時何以不聞此說且目引地爲虛名是故存喧賓奪主
之見在川言川竟置祖宗二百年之成法於不問殆不知其

可也鄂岸之彝川鹽奪淮在於藉官行私議者曰鄂岸儘亦能全復留一二府與川亦必授權於淮凡暫行川鹽之地定額每年銷若干引於平善壩設卡隨時報明淮局核實派銷多一斤卽以私論則川私可杜已湘岸昔年附於鄂岸由鄂歸水販運湘銷速而利厚立法最爲簡便易行非別立督銷局以主之也今則不但立一督銷局且分設各局部署可謂周且密已議者曰局用多而成本重水販利輕故川私易於爭勝昔年水販載貨赴漢口貿易再行運鹽入湘實爲一舉兩便非如今日之專爲行票而設所費太鉅也澧州爲湘岸

門戶澧不歸湘川私難絕督銷不歸併於鄂則商力難支矧
淮鹽到湘尙有重煎之費耶至粵私爲辰寶沅三府之害尤
須嚴設卡局密查重稅使片引不得侵淮則湘岸可復矣之
二說也不無可采以爲規復鄂湘之漸然要當與皖西兩岸
一律先行整票僉商使散而無紀者有所統屬則提綱挈領
庶乎舉重若輕顧場與運相爲表裏病運者固不利乎場病
場者亦不利乎運也於是存罅鏹太多之弊則議併罅鏹以
省成本有鹽色攙雜之弊則議辨樓鹽以防朦混有虛報空
堆之弊則議用丈量以歸核實有清堆提售之弊則議永革

除以杜取巧而且派銷議憑舊額以保護垣主繳價議擬下
綱以調劑場商夫銷路不廣引地不復縱講求煎煉竭力加
工仍恐新堆未重老堆如故也今日場與運皆病在散運之
票有法以整之而場之垣乃無法以公之場亦烏乎不病耶
議者謂官以增額爲能商以添產爲樂岸銷祇有此數坎桶
廢竈在在堪虞故場鹽之額宜有限制不添竈責在商不透
私責在官治場與治運非有二法也目前公垣雖不能復而
各場亦不可無總商當仿整票爲綱之法於通屬九場場商
責令公舉二人以爲之總泰屬十一場場商責令公舉二人

以爲之總一切場竈應辦事宜皆取決於總商自無參差高下武斷倚偷之患獨是欲蘇場困端賴岸銷欲擴岸銷全憑引地以目前情形而論場自場運自運匪特場不顧運運不顧場也卽同運之商畛域各分同場之商畦町未化所謂辦場辦運者非皆的名非皆本身而其主會計之人見識卑陋罔知大體每議一事動輒經年累月而鮮所折衷築室道謀紛如聚訟官與商隔膜已商與商又何嘗不等秦越耶於此而正其名目壹其心志泯其爾我忘其異同舍綱之外別無良策也

二知軒文鈔卷十一

定遠方濬頤子箴

狂辨

狂有異乎曰有異書之罔念作狂狂而背乎聖所謂國人之
狂也魯論進取之狂狂而次乎中行所謂學者之狂也學者
之狂爲古狂國人之狂爲今狂可肆也不可蕩也概名爲狂
而狂固各別烏得一視夫狂楚狂最高韓愈且自稱小子焉
若箕子之佯狂乃不得已而狂者子胥范蠡學之崩通雷義
效之王衍楊伯醜亦師之大抵皆避世以成其狂者無古無

今有之才狂心狂氣狂狂之清者爲大狂爲真狂猖狂驚狂
顛狂狂之濁者爲小狂爲癡狂而要之古人往往自居於狂
以文狂者以詩狂者以書狂者以酒狂者不特酈生非狂向
栩似狂之儼然狂也怪哉延之狂不可及諸子均不得其狂
狂亦豈易幾乎宇宙之內無乎不狂風狂雨狂雲狂山狂瀾
狂花狂下至雞犬蜂蟻皆狂獨至於人則今狂弗如古狂狂
而虛狂而放狂而粗疏猶不失其爲狂也或則躁狂或則悖
狂或則狙狂或則荒狂或則妖狂以狂敗名以狂喪身以狂
害理而傷道何取乎狂耶彼以不狂爲狂茲以狂爲不狂自

吾視之特稗狂耳非老狂也聖人之所與者斷不出乎此而顧以罔念之狂冒乎進取之狂而於是學者之狂反不能自別於國人之狂清歟濁歟大歟小歟真歟癡歟烏乎以不審之方子曰唯聖人能療其狂

權辨

程子謂權只是經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朱子則謂權與經亦當有辨夫既曰經權常變則經之屬常權之屬變也明甚聖人不言可與立未可與經又奚得以經爲權耶卽以稱論稱物兩得其平乃經也然而畸輕畸重時高時下則變乎常

已蓋必以錘繫之而後無輕重高下非錘弗能以稱物也使
棄錘而專用稱可乎不可乎經與權截然爲二漢儒之論未
可盡非特患權而出之以術權而濟之以詐是爲市權是爲
貪權是爲擅權是爲弄權是爲爭權奪權而奚能比權量力
歟而奚能均權布寵歟而奚能適權反道歟而奚能制權因
利歟而奚能慎權審法歟權得其正動罔不臧權入於譎行
輒多阻天地君人在在皆權威福機勢事事有權聖人知權
小人暱權賢者通權愚者膠權權之得也權之公也權之失
也權之私也外而邦國內而家庭大而政治軍旅之繁小而

謗毀交集之大可畏也耶若夫廉靜寡欲厚重少文不希非分之榮不博過情之譽甘於樸訥而無所表襮樂於迂拘而無所攀援設令任以艱鉅假以斧柯將成敗利鈍吉凶禍福悉聽之天而實心實力以赴之弗求速效弗計近功事亦安有不舉者而顧曰巧勝於拙也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者以規矩爲拙夫亦豈能棄規矩而別有所謂巧哉是轉不如拙者之守夫規矩而以拙爲巧也喜巧惡拙者人之常情而弄巧成拙者又世之通病顧號人曰拙孰肯蒙此惡名者巧之藐視夫拙方以爲趨避逢迎奔競揣摩之術彼斷

斷不如我也嗚呼以是爲巧恐愈形其拙矣故老氏曰大巧若拙方子本之以作拙辨

陶淵明白璧微瑕辨

昭明文選不廢言情之作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洛神四賦皆甄錄之而獨於序陶淵明集嚴其體例謂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試取讀焉所云在衣爲領在裳爲帶在髮爲澤在眉爲黛在莞爲席在絲爲履在畫爲影在夜爲燭在竹爲扇在木爲桐無非託諸寓言以寫其懷抱華而不靡莊而不佻蓋亦國風離騷之遺意耳且其序明日將以抑流宕之邪心

諒有助於諷諫閑情者閑之使歸於正也豈蕩以思慮之謂
閑歟較之子淵子建四賦多荒唐之辭有穢褻之語茲則雅
令脩潔懼以冒禮爲誓似乎有過之無不及也胡乃去此取
彼自相矛盾若是遂使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之高人身後忽
遭謗議而千載以下畱爲口實眞若有瑕可指者論古太苛
爲世人通病而不謂昭明寬和容眾引納才學之士而躬操
選政亦蹈此弊夫旣賞其文章不羣獨超眾類可以遣馳競
祛鄙吝懦立而貪廉尙何至太璞不完白圭有玷也哉竊願
爲五柳先生一雪之

黃翔雲完貞伏虎圖述略辨

作文不可有派而體例則不可不明也不明體例烏足以言
文翔雲與予有文字之知雖薦而不售乃執弟子禮甚恭厥
後成進士官兵部遂以古文名京師直予轉外臺久不通問
君出守雅州洊擢監司去年得其書始知以母憂去官竊聞
人言嘖嘖道其文與詩惜予未得見也春二月程荀叔持君
詩文集見贈始得盡讀之詩文並皆真樸雅健近今作者罕
有其匹獨此篇首云雲鶴爲太高祖之母談孺人作由此類
推亦將可云曾祖之母祖之母父之母乎夫太高祖俗稱也

既不可以入文稱太高祖之母則尤爲非是翔雲作文時偶不及檢而同人亦無有爲之更正者攷黃梨洲金石要例書祖父例一則引蔡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曾祖父勳攜生稜稜生邕至勳連身六世故後漢邕傳稱勳爲六世祖而唐穆員爲其父誌高祖上一世則稱五代祖陳子昂志父墓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辯柳州父神道表六代祖度五代祖且高祖楷蘇子美父誌亦然蓋本於禮大傳等而上之順而下之之義絕不能別有稱謂也則當云爲六世祖母談孺人作乃爲得之予曩在京師

專習應制詩賦及之嶺南方有詩癖近甫從事於斯每作碑板文字必兢兢於體例不敢稍踰矩矱君遠在蘄州弗獲一堂聚處賞奇析疑殊爲悵悵顧文章得失予不言之誰復言之者忝居老友互相砥礪作千秋計亮翺雲必不以爲妄也荀叔已死予將以此徑達之

辨似篇

似明實闇似正實偏似公實私似通實闕似勇實怯似厚實薄似誠實僞似廉實貪似忠實佞似賢實愚有天下人知之而一人獨不知之者天下事皆自此輩壞之不以爲闇而以

爲明不以爲偏而以爲正不以爲私而以爲公不以爲閔而
以爲通不以爲怯而以爲勇不以爲薄而以爲厚不以爲僞
而以爲誠不以爲貪而以爲廉不以爲佞而以爲忠不以爲
愚而以爲賢彼其人熟於揣摩迎合工於掩飾彌縫巧於要
挾把持善於牢籠牽制非無學問非無才智非無識見非無
膽量非無作用非無氣骨非無根柢非無經緯而隱微之地
方寸之交圖富貴博聲譽計禍福患得失於是蠅營狗苟猶
豫狐疑一變夫平日之所守而旣改面目遂亦別有肺腸是
其心術尙堪問乎哉表與裏之不相符也中與外之不相應

也言與行之不相顧也初與終之不相侔也萬口沸騰萬目
睚眦其弗潰敗而決裂也幾希誰知之者誰不知之者知之
而旋爲所蔽又爲所欺甫令之退復令之進人主受其顛倒
卿相由其蠱惑豪傑聽其驅使才俊任其指揮然而清議難
容人言可畏晦盲否塞囂凌擾攘之時斯民之直道終未泯
於天壤間也而奈何辨之弗早也

綱票利弊辨

綱爲久遠之圖票則權宜之計綱之利在整票之弊在散綱
亦有弊弊於商而官不能治之故課餉虧票非無利利於販

而官不能統之故引地失在當日因綱法大壞不得已以票
濟綱之窮然春秋兩綱之名則固存而未去也是其初意原
欲寓票於綱曷嘗謂票從此興綱從此廢哉既廢綱而猶畱
綱之名此時整票爲綱以期規復舊制度不過一轉移間便
可就我範圍歸我約束跡雖近於更張而實不得目之爲更
張也在行票者無不以票爲利而以綱爲弊曰總商把持爲
患不小庸詎知不把持而渙散之流弊更多耶商無的名來
去自由其弊一票價居奇甚於根窩其弊二積壓舊綱不辦
奏銷其弊三旣令循環與綱相等乃認引而不包課毫無責

成其弊四一人一票彼此絕不相顧有利則私諸己無利則
委諸人其弊五綱有殘綱懸引胥受官之牢籠至於票則李
可代張甲可易乙欠引均歸無著其弊六六弊者人皆知之
而不肯言而但利於票之弗爲官縛弗爲法拘弗爲岸困弗
爲部章所限弗爲大引所累而方且鯁鯁然曰利多弊少也
昔陶文毅公會云北鹽之旺南鹽爲之蔽也後將有因北而
推廣於南者鹽法必壞曩者淮北改票早見及此迨淮南改
票僅己酉一綱極暢至庚戌綱遂銷不及半辛亥爰有加課
之議改爲引半納課減折認運由商人認岸包辦尋以粵寇

中輟是票不如綱班班可考卽以近日部議禁止川私規復
淮引而論亦斷不能以畸零之票繁眾之徒持此大局蓋復
岸非復綱不可復綱非整票不可人畏其難吾決其易所謂
王道本乎人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機至捷而其效至速
也夫亦何弊之有哉

二知軒文鈔卷十二

定遠方濬頤子箴

和土客說

有銅鼓樵夫過頂湖釣叟之居適濠上散人先在座揖樵夫而問曰僕聞貴邑有客民之難吳使君忠義勃發請命於大府提兵五千人以往老謀深算數月相持卒下廣海一寨以僕思之食毛踐土莫非王臣何爲土何爲客兵連禍結恐廣海之外更有廣海不如土與客和休兵息民策至善也樵夫覘釣叟而言曰惡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釣叟明然歎曰客說

矣今夫村市之間百貨雲集填街塞巷趁墟者男婦老弱轂擊肩摩動以千百計適強暴之徒臂鷹牽犬衝突而過老父扶杖訶之則瞋目握拳惡聲相加摔老父踏諸地一市譁然爲之不平持梃亂撲如雨點下而強暴者自知理屈蹠謝老父以去市人亦遂不之校此無他一時之忿且眾寡懸殊可以以和也甲與乙富豪不相下其田畝則阡陌相連犬牙交錯陂塘之水兩家公之春夏無雨決水灌田甲之佃與乙之佃爭者屢矣一日者乙佃揮鉏傷甲佃至死甲糾眾與鬥甲勝乙負乙家亦有死者遂訟諸官數年費貲鉅萬甲乙並悔戚

聖解勸謂死傷相抵訟奚爲因罷訟是殺人之仇旣經報復亦可以利也若今之客匪則大不然其始至也貧無立錫我土人授田使耕指山令種俾得生育長養以有室家乃忘恩負義一至於此烏能和客但與土鬥猶可說也茲則焚燒我廬舍殘燬我邱墓夷傷我骨肉擄掠我妻孥離散我族黨一家之事害及百家怨深矣烏能和且彼之屋宇我之屋宇也彼之田園我之田園也還我屋宇田園則彼將終身露處矣烏能和且一邑客匪尙不足慮以八九縣之地任其蟻聚蜂屯煽惑滋擾吾民雖懦恐父母斯民者亦不忍坐視不問也

烏能和向也橫行鄉里今也抗拒官兵向也盤踞村莊今也
攻下城寨固天理所難容王法所必誅也萬萬不能和自那
龍之役劫官劫餉隱忍未發不久復有廣海之事距廣海九
十里之曹涌深溝固壘富有蓋藏逼近海堧黨羽頗眾是其
包藏禍心已成騎虎之勢矣斷斷不可和客誤矣鈞叟之言
未終散人呀然笑曰有是哉子之夢夢也子獨不聞滇南之
亂歟子獨不聞秦中之變歟回與漢猶曰非我族類也土與
客則自朝廷視之皆赤子也朝廷不忍盡誅回民豈忍盡誅
客民乎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古帝

王削平禍亂道無有踰於此者試觀近日髮匪捻匪自拔來歸者幾何人國家無不貸其一死予以自新之路也矧區區土客之互鬥乃欲重勞我王師耶不和莫待樵夫對曰兩強易和兩弱易和一強一弱亦易和然而土強客弱客欲和而土未嘗不與之和土弱客強土欲和而客則終不願與之和今日之事土強乎客強乎先生之亟亟議和其亦慮餉糈匱乏耳未聞信宜之賊可作城下盟也先生勸土與客和先生曷不單騎往說客家耶散人應曰大凡囿於一隅者不知審全局之重輕也狃於目前者不暇思日後之利害也吾之議

和非畏客強也非憂土弱也非遽使土求和於客也非遽使客求和於土也亦並非不問土客之是非曲直而僅以口舌議和也吾蓋有鑒於滇南秦中而輟轉圖維深懼爾粵東之人蹈此覆轍耳子曰餉糈匱乏固已就令軍儲充裕士飽馬騰凡我人民無不踴躍輸將同仇偕作其果能一鼓蕩平盡殲羣醜乎況廣海甫復曹涌尙存其新興高明鶴山以及陽春陽江恩平開平七縣土客皆誓不兩立日尋干戈然猶幸分居散處也若謂乘此聲威奮勇前進分道環攻必有鞭長莫及之虞能無鋌而走險之患夫以械鬥而論曲豈專在客

哉數十年來土人視客若奴隸其凌辱而挫折之者固亦類今日客之所爲在客初不過以怨報怨並非甘心叛逆也設操之太蹙必至十數萬之眾聯絡一氣公然與官爲仇脫再鉤結高涼寇盜竟成燎原之火撲滅無日吾恐斯時欲和不
得矣釣叟與樵夫皆憮然以思憬然以悟同致詞於散人曰
吾儕不敏辱先生教披豁愚蒙顧仍有未達者請質之先生
和則和矣將撤兵與和乎抑讓地與和乎將和之後別爲遷
徙安插乎抑和之後嚴加約束羈縻乎散人曰如二子之說
是終不和矣吾所謂和不在撤兵不在讓地不在遷徙安插

不在約束羈縻而唯在爾土民權其輕重利害而孰籌之知
尋仇搆讐迄無已時轉不如解怨釋忿之爲上計矣知兵兇
戰危絕無定算轉不如息爭弭亂之爲萬全矣蓋和與不和
其權操之自民而仍決之於官也官苟不存土客之見而一
秉大公進搢紳先生於庭而詢之曰客民爲黎乎爲猺乎必
皆曰否否曰客爲土害官實深惡而痛絕之第向者土之黜
客亦太甚官奚容偏袒也必皆曰唯唯曰江北之猺海南之
黎土民尙可與相安而不分畛域而顧獨外視乎客民焉客
固失之士亦未爲得也殺之不能盡殺驅之不能盡驅不和

則爾土民罹其禍和則爾土民受其福試自擇之斯時在庭者其將對曰和乎對曰不和乎二子則相視而笑不發一言散人於是歸而鍵戶挑鐙作和土客說

議覆赫威兩使臣論說

局外之人以中國爲弱夫中國何弱之有我

朝定鼎二百餘年

聖

聖相承

文德武功震耀區夏

深仁厚澤普被垓埏淵乎鑠哉法度紀綱燦然大備豈特遠
過宋元與明直將駕漢唐而上之已卽以今日時勢而論粵
西逆匪徇亂金田延及湖廣三江兩浙福建廣東諸省蹂躪
數百郡縣而以金陵爲老巢盤踞一十二年卒能芟夷翦滅
使東南疆宇咸就肅清尙得謂之弱乎恭逢我

兩宮

皇太后聽政垂簾

聖如堯舜

皇上冲齡踐祚

天縱聰明

纘緒重光比隆豐鎬然猶兢兢以滇黔未平回疆未靖捻匪未除爲患

宵旰勤勞

虛衷延訪凡在內外臣工孰敢不殫竭愚忱詳求治理以稍效涓埃之報而顧勞旁觀者鯁鯁過慮代爲借箸以陳詞耶其論中華情事分別內情外情以爲今日之外情係由前日之內情所致而日後內情亦必由外情所變固已第亦思律例誤於因循而律例究不能裁革也制度成爲虛器而制度

初無俟更張也中國之患不在無治法而在無治人封圻得人則監司守令有所表率而吏治脩提鎮得人則駐防綠營加以訓練而兵額足論者謂官必久於其任此語最爲扼要近來各省州縣候補人員太多勢不得不分班委署往往以一年更換爲期遂至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以催科爲能事以撫字爲迂圖縱有一二誠樸廉潔之吏方思轉移風俗化莠爲良乃輿誦甫興而瓜期已及矣至實缺人員或因請補在先不免多方迴護或因部選新到大半人地生疎於是

有撤任者有留省者久之習爲故常開調劑之風啟奔競之

路而一省之中州縣署事者竟十居其六七吏治安得不偷民風安得不敝乎夫實缺人員果不稱職卽應速行參劾署事人員果能稱職卽可專摺題補州縣向有六年俸滿之例試問今日州縣尙有在任六年者否是在封疆大吏責成藩臬兩司於通省州縣隨時嚴加考核進賢良罷闕茸勿徇情面勿設成心務令繁簡得宜從容敷布其有貪污不法者立登白簡其有循聲卓著者立請優獎仍察看情形如實在人地相需則加以升階仍畱原任固不可拘泥成例亦不必別改新章大臣以直實勿欺報

朝廷斯下僚咸以清白無私待百姓感應之機未有捷於此者顧必謂本省之人情形始熟欲刪迴避本省之例獨不思唐之藩鎮末季實受其裨顧炎武作郡縣論欲子孫世守其官始將分天下爲數千百國其勢益紛然難理矣夫改土歸流前人實有深意存焉自郡縣分而封建遂廢所謂因時制宜者此物此志也論者又謂兵皆虛額欲於各省定爲五千之數是亦有所不能中國額設兵五十餘萬軍興以來捨兵用勇而兵餉愈欠愈多卽以廣東而論水陸之兵不下七萬欠餉至二百餘萬之多若遽裁爲五千斷斷不能也推之他

省當亦類是第兵旣難裁勇仍增募無惑乎餉源日絀而兵制愈壞也夫兵與勇皆民也謂本省之勇可用而本省之兵不可用有是理乎湖南廣東安徽皆以勇著名近則淮勇較勝於楚楚勇較勝於潮而三省卒未聞議及練兵者是曷不選精壯之勇丁補入行伍卽挑帶勇之將官畀以實任舉平日營中老弱充數者悉行裁汰不使冒領口糧則化勇爲兵旣可節省餉糈又無撤勇滋事之患一舉而兩得矣其兵額最多之省分再當細心考察或酌減十之三四以期餉不虛糜兵皆有用此固在提鎮得人爾論者又謂無財非民間真

無財亦非因理財所得之少惟官之下取於民者多而上輸於國者少是以各項錢糧均應整頓特舉地丁鹽課稅餉三大宗地丁則去浮耗增正供鹽課則嚴緝私防吞蝕稅餉則沿海各口內地各關須禁其飽私囊而漏公項所言均不爲無見要之得人則理不外乎開源節流如廣東濱海沙田久未清丈隱匿不報者爲數至鉅試使認真辦理洵有裨於庫儲此則取諸富民較之抽釐捐輸不可同年而語也若鹺政則兩淮浙江福建現皆改行票鹽雖救時之權宜究非經久之盛軌古昔盛時損上益下藏富於民從無民不足而國能

富強者桑孔之流專工聚斂於國計民生奚補哉至欲加各
官俸祿經費以免格外向民間需索近聞江省前撫臣沈葆
楨辦理折漕章程最爲允當蓋由其整躬率屬清正廉明故
官民翕然稱頌之誠足爲諸省程式也中國自堯舜以道統
傳心孔孟以聖賢垂教歷數千年如一日卽偶有邠觀異端
簧鼓煽惑於其間亦皆旋起旋滅而於大道初無所加損蓋
天經地義萬古不磨中國之異於海外者在此雖彼蒼亦不
能強之使同也況來賓來王旣入象胥之掌無侮無拂聿臻
和會之休則所謂邊界傳教貿易三端中外悉遵條約行事

不在條約者概置勿論自茲以往雖千百世可以相安也至於水陸舟車工織器具寄信電機銀錢式樣軍火兵法在各國固皆精妙然施之中國則有宜於南而不宜於北者利於暫而不利於久者亦猶取中國之衣冠禮樂而強使外國人習之能乎否乎聖人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試取此言釋之當亦啞然笑也赫公使既作旁觀論威參贊復拗新議略論望我中國內改政治外篤友誼洋洋數千言爲我中國籌者至深且遠洵可謂賢使臣矣總之中國之強弱視乎政事之得失而不關乎貨財之多寡而世運之安危根乎治理之

純駁而不在于乎兵力之盛衰我

皇太后

皇上敬

天法

祖

勤政愛民毋曰借法自強毋曰緩不濟急也亦惟於用人行政之道倍加審慎則外患胥平內憂悉泯億萬年有道之長基諸此矣不揣愚昧敬陳局中正論以備采擇焉謹上
廣施粥不如散米說

黃氏懋有施粥不如散米說謂賑饑之法莫善於散米莫不善於施粥莫善於各圖散米莫不善於籠統城市散米而以爲散米有十一善言之可謂詳且盡已濬頤更爲廣其說曰黃氏所言賑本土之災民未及外郡之流民也夫流民之難賑固難於土民也同治甲戌山東黃河民堰潰決未能及時堵築水勢南趨徐淮適當其衝民田淹沒者無算老幼男婦流離轉徙而至於揚州者肩相摩踵相接也時朱顯庭參戎與予交最篤素稔其勇於行善見義必爲也因與之籌撫卹之策顯庭曰曩者清水潭之災流民以萬計募貲撫卹元松

曾獨任之賴有郡人之公正者董其事得以實惠及民也予曰施粥乎散米乎曰施粥予曰能無弊乎曰不免也今者改爲散米可乎予曰善時已孟冬顯庭乃招郡人嚴壽彭徐兆麟楊顯辛嘉祥董其事合清河桃源安東海州贛榆流陽邳州七州邑之流民搭棚而棲止之編戶注冊七州邑毋使相紊人給腰牌大口每日米一升小口半之旬日一散散米之時令其持腰牌來蓋腰牌注明口數一人可以兼領數口之米無擁擠之患也其初至者不過百數十人予與顯庭募捐以賑之無何至者千人矣予恐民賑之不足請於大府乞動

公帑大府允以壩工閒款助賑並檄徐仁山觀察顯庭及余三人辦賑而言者紛紛以爲散米不如施粥施粥就廠而食非貧乏者不能入散米則本地之人皆可冒領誠哉散米不如施粥也然予私計六年以來親見顯庭終日爲善孳孳不倦一郡之人無間言顯庭曩告予曰若施粥則必假手於委員胥吏弊不勝防元松不敢任其責也乃謀之仁山仍主散米之說俾顯庭得以盡心力而爲之邗上業鹺者雲集平日固多善舉聞城外散米則紛紛往觀之僉曰甚善遂於散米之外有施錢者有施棉衣者有施棉被者咸踴躍輸將恐後

馬予與仁山月三往監散米顯庭則間一日卽往巡視計至臘月畱養七州邑流民四千八百有奇今年正月以故鄉水涸欲歸公議仍散二月之米並給旅費爲之買舟送其還鄉是役也屯米無屋租董事無薪水顆粒均歸實濟官吏不得欺朦皆顯庭一人之力也黃氏之說顧不信而有徵也哉濬頤爰考

欽定康濟錄晉陶回守吳興上疏請賑不待報輒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一境獲全旣而下詔並敕會稽吳郡依回賑卹後魏李元忠牧光州表求賑貸至秋征收

報用萬石以爲不足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之隋張須陁爲齊郡丞先開倉而後上狀煬帝不責宋天聖七年閏二月詔河北轉運使契丹流民分送唐鄧汝襄州以閒田處之仍令所過人日給米二升富弼知青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葺公私廬舍散處流民以便薪汲元祐中畢仲游先民之未饑揭榜以示耀州民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顧所發粟不及萬石繼以民粟家給人足無一逃者趙令良帥紹興從通判王恬問邱甯孫建策之請人給兩月糧流民全活甚眾滕達道知鄆州先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

流民至則於城外廢營田爲席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授地鍋炊以兵法部勒婦女炊少者汲壯者樵如營陣然侍郎王古圖上其事有詔褒美鄭剛中判温州勸守發倉賑流民守恐實惠不及剛中教以置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餓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次旱憑錢給米饑者無遺守歎服稽之於古若此驗之於今若彼可知月令仲冬行糜以濟貧窮不足以救荒歉若賑饑之法則無論土著流亡要皆以散米爲善也予故詳述之類記之以備後之行荒政者採擇焉

名士說

人不可以不爲士人又不可以自命爲名士名士之稱始於禮記月令復見於史記後漢書晉書司馬宣王且目諸葛武侯爲名士夫固美稱也而延至今日則爲陋稱矣何陋乎爾以天下名士之多也以天下自命爲名士者之多也國有四民士冠其首所謂士者誦詩讀書講道修德敦品勵學守素葆真處則爲通儒出則爲良臣自王侯卿相以至田野俊髦無非士也當其爲士之日環堵畝宮隱居求志何嘗有希榮干譽之心哉而名士則大不然以記誦爲淹博以剽竊爲精

能以倨傲爲耿介以孤僻爲高尙胸中本無蘊蓄而大言不
慙筆端小有才華而方家自詡其始也庠序學校互相標榜
猶不失爲士也其繼也山人墨客羣相攀附則非士而士矣
非士而士士類愈雜士風日下士行益墮士氣不振於是人
之震驚之者曰此名士也人之揶揄之者亦曰此名士也人之
推重之者曰此名士也人之鄙夷之者亦曰此名士也天下
多名士天下遂無真士天下無真士而天下遂多自命爲名
士以自別於士而非士而士嘻士不士矣名害之也名其爲
士累哉士其爲名濶哉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好名乃人之

常情也然必實至名歸斯當之無媿而濫竽焉而
專工藻飾焉而純盜虛聲焉一若士之外又有所謂名士者
而名士之稱昔美而今則陋已夫使其人而果爲名士也者
吾知必不樂居乎此也

五福不言貴說

或問於方子曰洪範五福不言貴可得聞其說歟曰天下之
貴者固可以壽也富也康甯也攸好德而考終命也而不必
皆壽也富也康甯也攸好德而考終命也居高位享厚祿殊
榮極遇萃於一家炎炎隆隆爲海內望人罔不諛揚而頌禱

之曰有全福已然而耽毒晏安尸居餘氣奚以壽貪得無厭
多藏厚亡奚以富中道而蹶萬里投荒奚以康甯蠹國殃民
樹權植黨奚以攸好德身敗名裂爲天下笑奚以考終命卽
使斷不出此而艱鉅躬膺安危是繫舉凡朽索之馭鼎鍊之
覆隄防之決藩籬之壞大奸大慝之亂我朝政大灾大患之
病我國家變故紛乘謠詠迭起殫竭血忱交瘁心力無日不
憂勤惕厲無時不震動恪恭而猶慮臣節之稍虧君恩之難
保也以貴爲福烏敢言福或又曰富貴益稱從古而然茲獨
屏貴於五福之外毋乃矯歟曰非矯也箕子先言嚮用五福

則屬之天次言斂時五福則屬之君又曰汝則錫之福汝雖錫之福又曰惟辟作福臣無有作福臣之有作福則仍歸福於君而以爲臣下弗得而專之也故貴者縱有時五福俱備亦不肯侈然言福明乎其不以貴爲福也箕子若曰公卿大夫欲爲斯民造福先宜一人惜福蓋不言貴而貴自在福之中矣不言貴者之福而貴仍在福之內矣設令旣貴而戀戀於庸福豈惟無福並其貴而亦失之何福之有焉五福者天子與庶民共之者也天下之公福非一人之私福也貴至帝王尙且聽命於天矧其爲公卿大夫耶要之貴與不貴咸可

以致福而獲福苟自恃其貴則不足以召福而反足以喪福
五福之不言貴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察微說

治天下事宜規全局總大綱握要以圖從容鎮靜不宜刻覈
瑣屑自詡察察之明固已然而疏節闊目昧於杜漸防微者
有之高掌遠蹠恥於謹小慎微者亦有之均失也置鏡虛堂
之內物來畢照纖悉靡遺以明啟暗以顯燭幽顧必去其垢
拂其塵而其光始遠人之心不猶是耶靈臺方寸間本空洞
也本澄澈也本渾融而昭著也乃見其大不見其小見其巨

不見其細以爲小者可忽久之並其大者亦漸受欺蒙矣以爲細者不矜久之並其巨者亦茫無綱紀矣典章文物之重條教號令之繁百僚庶司之聽我指揮羣黎萬姓之伺我趨嚮而爲之上者匪特用人行政應事接物廓然咸秉大公卽一嘖一笑一言一動亦不可苟也如或苟焉則惰氣中之驕念萌之私意參之物欲擾之人情障之客感乘之成敗得失利害禍福舉足以震撼而傾危之始則瑩然繼則昏然鏡闕其光心損其慧夫所謂微乎微者烏可以其小而忽之烏可以其細而不矜也耶察之哉本存誠寡過之學端立身行己

之方衣冠必正瞻視必尊聲色玩好必絕家人子弟吏胥僕
從教誠必嚴而督責必備而猶恐偶有肆志稍伏倦心以小
誤大以細害巨也兢兢焉無所不用吾防罔罔焉無所不致
吾慎而後空洞澄澈而後渾融昭著故曰察微非心鏡不爲
功

通蔽說

雲蔽日也塵蔽空也木蔽山也草蔽野也天地間無物無蔽
有宜蔽者有不宜蔽者有旋蔽旋開者有蔽於此不蔽於彼
者有蔽於春夏不蔽於秋冬者凡物之蔽不盡爲害也獨至

人身則不然欲者理之蔽惡者善之蔽邪者正之蔽私者公之蔽利者義之蔽僞者誠之蔽蔽於耳而囿其聰矣蔽於目而掩其明矣蔽於口而絀其辯矣耳目口之蔽猶小也蓋至蔽於心則方寸不靈全體皆昏土木形骸冥然罔覺耳雖能聽何異乎聾目雖能視何異乎瞽口雖能言何異乎瘖且夫有形之蔽蔽易去也無形之蔽蔽難除也一時之蔽蔽猶暫也終身之蔽蔽至久也唯其相因若幕斯障唯其對待若屏斯塞唯其交戰若櫓斯翳唯其馳逐若垣斯壅於是臣蔽君者有之以子蔽父者有之以妻蔽夫者有之以弟蔽兄者

有之而且主爲僕所蔽官爲吏所蔽大僚爲羣有司所蔽蔽之爲害大矣哉奚勿障奚勿塞奚勿翳奚勿壅人皆知聰吾耳明吾目辯吾口以與之距不與之迎與之離不與之合也然而將距復迎將離復合一蔽甫揭一蔽又蒙焉而豈知蔽之未來先澄吾心蔽之猝至繼凝吾心蔽之漸化終洗吾心夫安有不豁然通也耶此無他循理窒欲克善決惡守正敵邪秉公遏私慕義忘利立誠祛僞則城府空洞藩籬堅固門戶鮮所依傍眇域罕所拘牽尙何蔽哉尙何蔽哉天地間無物無蔽而人則可以有蔽可以無蔽也其蔽也殆自蔽之爾

二矢車方不
卷十二
讀書變化氣質說

天下有不讀書而自然明理者卽有讀書而仍不明理者愚夫愚婦未嘗學問顧其天性純厚遇忠孝節義之事奮然爲之而百折不回則氣質本清也大奸大惡擅過人才智洞察今古顧其天性澆薄敢於干名犯義越禮非分而絕無顧忌則氣質本濁也將謂氣質難於變化可以廢書不讀乎是大不然本清本濁者一則稟乎天而無庸變化一則限於天而無能變化而非所論於中材也中材之人可善可惡可正可邪可進可退可成可敗引而入諸聖賢之域驅而納諸中正

之途會而歸諸名教綱常之地舍讀書烏足以語此彼不學無術者固無論已讀書之道豈唯是尋章摘句伊唔佔畢云爾哉必將口誦心維身體力行論世知人尙友千載而後攷其得失以爲法戒辨其是非以作勸懲斯吾之言動行止偶有不合乎規矩不中乎繩墨者時時借鑒於古人而皇然以興廢然知返語云開卷有益不誠有益哉師儒之教人也以讀書爲先朝廷之用人也亦以讀書爲重天下有不可變化之氣質爲不讀書者言之也天下無不可變化之氣質爲讀書者言之也縱不讀書亦有明理者讀書亦有不明理者此

特就氣質之本清本濁者而言而介乎清濁之間者天下中材最多斷不可諉諸氣質而半世蹉跎一任坐荒歲月也十年讀書十年養氣臻此境者一代能有幾人而苟令簿領餘閒時親典冊又奚不足破塵俗之見而發其忠君愛國固有之天良也耶而惜乎氣質不化者之多也蓋由於真能讀書者之少也

從宜從俗說

處今日而曰必年二十始冠昏之日必奠雁葬必以人殉祭必用尸戰必以車方爲合乎古禮也人孰從之乎且曰席地

而坐屏几勿用復漆簡之制棄筆墨勿用平物賈直禁民間用錢勿用銀臣爲君御弟爲師御用卑幼勿用僕夫庶乎所使各當也人又孰從之乎凡此皆不得其宜有戾於俗而欲強人以從之雖帝王卿相烏能令出唯行家喻而戶曉也哉在昔孔子佩象環五寸易麻冕爲純從宜也魯人獵較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從俗也由今推之宜於古不宜於今而乃生今反古夷之俗不同夏之俗而乃用夷變夏則何異於阡陌旣開之後欲復井田郡縣分設之時再議封建耶夫所謂禮者貴將以誠敬濟以中和而不拘度數儀文之

末節所謂使者貴順乎人情合乎風氣而不致剛柔燥溼之多乖斯景從者眾而率從者廣也藉令沾沾焉責以委曲繁重之事勞勞焉顯其束縛馳驟之能則違乎禮者畔乎使者罰不勝罰誅不勝誅將一任其譎張反側而莫之過問歟曷爲宜宜者義也禮固緣義而起也曷爲俗俗者常也使固以常爲經也一人從之萬民從之一方從之四海從之審其宜察其俗夫然後變通盡利夫然後遐邇歸心而臻於大同之治已

有恆說

無恆者尙不可以作巫醫況其他乎士農工商有恆產者皆宜有恆心等而上之爲君爲相出政加民夫豈旦夕所能竟其功歲月所能畢其效乎苟輕率游移朝三暮四詔書甫下妄議紛更則人心無所適從條教未嘗畫一而欲其綱舉目張化成久道也蓋亦罕矣今之無恆者則又在任法而不任人一行省之中牧令以百數十計而需次者幾三倍於實缺之人冗員日多勢不得盡使之投閒置散也於是俾攝州事攝縣事或歲一易或間歲一易夫旣視官如傳舍則於催科之外更何暇講求撫字耶將所謂安良弭盜禦災捍患敦本

抑末革薄從忠諸善政之布在朝廷令甲者咸以爲具文故
事而因循粉飾年復一年譬諸棟宇榱桷外觀匪不壯麗其
中蠹蝕已空傾覆可坐而待蓋官不久於其任則法爲弊所
蒙法轉爲人所壞此似有恆而實無恆者之其害更大也政
之恆也賴人以恆之士農工商皆有恆產而官則獨無願乃
責其有恆心也限於時日縱令倉卒以圖必不給之勢已然
則如之何而後可歟曰停捐輸以清流品嚴保舉以肅官方
夫唯牧令得人斯可以無曠官無廢事而幾幾乎歷久不做
也非然者烏乎有恆哉

有恥說

發於七情之外而方寸間忸怩難安者其惟恥乎孔子曰行
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聖賢學問下手工夫不外乎
此存誠主敬修身立德端品勵學守節成仁皆由此一念之
愧怍羞惡慚懼慊惡而勃奮其天良激厲其志氣故以恥論
端人正士與匹夫匹婦同之以無恥論達官顯者與庸夫俗
子亦共之恥之於人大矣哉聖狂之界邪正之途善惡之關
天人之域曷判乎判於恥而已矣苟其知恥則攸往咸宜也
苟不知恥則無一而可也彼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侈然自得

覘然無忌漠然弗動者其胸中豈果真頑真鈍哉特無如好名嗜利畏死貪生因之蕩檢踰閑害義傷道始非不恐懼愴惕也乃欲爲理障心爲物引遂有甘墮於陷阱樂居於下流而不自知者蓋至是而雖悔莫追嗟靡及已不恥不若人何若人之有大廷廣眾指摘未必遽加而暗室屋漏鬼神難禁夫窺伺養尊處優彌縫若無稍缺而清夜衾影寤寐終苦其傍徨是無恥之人明明有恥而顧消沮閉藏朦朧隱忍焉以待人之發其覆而破其奸者將謂無恥之人遂末由改過自新回心向善也歟曰勇於知恥者固亦聖人之所樂與哉成

而誘掖之也

世吏世役說

今天下惟黔蜀滇南粵西有土司世其官而他省則無然所謂土司者悉歸地方官節制而政令不得自專也降而至於吏役則京師及各行省無不父以傳子子以傳孫一若官俾之世其業者曩爲庶吉士見庶常館役視新翰林儼生徒謁閣師日教之立教之拜教之迎送咸帖然受指揮聞諸前輩曰是役也爲前明世家至今未易他姓心竊訝其何術能以久踞於斯耶居京師久六部之吏有識者其人率居廣廈華

堂出則鮮車怒馬趾高而氣揚凡官之入覲者謁選者自監
司以至守令罔不折節下交分庭抗禮與之深相結納就酒
家飲聲色玩好搏菽六博之屬惟意所適放浪揮霍復奉黃
金爲壽以飽其谿壑彼之報客者亦居然滿客之願而高下
其手官爲吏蒙吏以稿進官但唯唯畫諾而已及轉外臺乃
知院之吏司道之吏郡縣之吏與六部之吏等而役則吏勝
於庶常館役院吏能虐司道司道吏能虐郡縣郡縣之吏與
役則更能虐民院也司道也郡縣也官或歲一易數歲一易
其科條令甲文書冊籍皆吏掌之官暫而吏久舞文弄法因

緣爲奸者其弊不可勝數一旦事發官則震怒下於獄重懲之而彼方晏然曰革吾吏革吾役不能革吾吏役之本缺也爰倩人代充而瓜分所入仍世其業如故且有不肖守令恃鷹犬爲爪牙倚虎狼爲心膂以遂其蠶食鯨吞之計而濟其婪贓黷貨之貪蓋不幸而敗者不過百中之一二耳嗟嗟封建之害方鎮之害天子能除之而世吏世役之害公卿大夫獨不能除之國之蠹也蠹在官而實則蠹在吏役也或曰公門好修行吏役之子若孫科第仕宦者固不乏人又將何說曰科第仕宦則不世其業已安得以吏役限之哉

唐花說

以人巧奪天工以火力回春氣開閉藏之橐籥破造化之機
緘當冰天雪地彫零萬卉之時炫采揚葩爭妍鬥麗人以爲
花之幸吾則以爲花之厄也請匹夫人自少而壯而老培其
本質厚其胚胎詩書道義以涵育之無異乎雨露風日以長
養之蓋必經年累月而後生意足必盤根錯節而後天機暢
若桂若梅若蘭若菊夫豈浮榮薄植一覽無餘者所可擬耶
今之人恃文字爲敲門瓢假軍旅爲催官符非不早達非不
立顯隆隆赫赫斑斑豔豔博取眼前富貴曾幾何時頽然與

草木同朽腐已彫琢太精發洩太過等之唐花也花不能自主而人可以自主人亦不能自主而於是人助之而於是天聽之而於是人禁之而於是天忌之不時之花爲花福卽爲花灾倖得之名爲人利卽爲人害花受其福花奚知其灾人享其利人輒忘其害往在京師於殘臘購牡丹一本供齋中朝夕相對以爲希有今則餽花者多歲除羅列十數本視之亦不甚愛惜迨其萎也呼園丁棄之不復過問日者獨坐看花胸有所觸瞿然以悟悄然以悲欲伸其說恐戾乎時因而擲筆以起適蘭茗館主至試以語之曰唐花本曇華之譌流

傳既久習而弗察唐人馬勝之法殊爲多事安得下令禁之
是說也奇而實正爰筆諸簡端旣而就枕則見鼠姑舉帷昨
喟曰何物腐儒饒舌乃爾

撲滿說

平津侯以三公爲布被飯脫粟然能起客館開東閣延賓故
人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曩者汲黯對上言其詐
上以問之曰誠如黯言飾詐釣名而不欺其主牧豕翁固倣
倣者追其爲相身行儉約輕財重義則得力於鄒長倩遺撲
滿一書夫長倩之爲人他無所表見於世顧以宰輔之尊百

僚之冠公卿朝士罔不仰息承意指唯阿取容奉令維謹而
有人焉懼其入而不出斂而不散預防撲滿之敗假物以陳
誠雖不聞平津當日有報書而年至八十始終恩眷勿替吾
以爲實賴長倩一書保全平津相業也長倩之敢言無異黷
之慙直而工於譬喻巽而易入平津旣能受黷之庭詰豈弗
能納長倩之勸規嗚呼長倩足傳千古已天道惡盈人心貪
得盈宇宙間舉可作撲滿觀縱有撲而不滿者斷無滿而不
撲者人恆虞其不滿而樂於滿人頓忘其易撲而終於撲不
滿不撲不撲不滿初第謂器小者見不及此庸詎知器大者

亦見不及此耶嗟嗟多藏厚亡古今同病深愁餽覆難冀瓦
全長倩之贈足爲平津良友而平津守長倩之誠卒成良相
厥後繼踵而登台鼎者或則客館邱墟或則壞以爲馬廐車
庫奴僕室蓋無非撲滿也吾賢長倩吾尤賢平津願天下居
高位享厚祿者皆取此書三復之母令陸務觀目爲癡人也
從軍者說

粵寇之亂湘軍特起而淮軍繼之卒以下金陵收吳越東南
底定論功爵賞統軍之帥晉封五等海躋開府而一時偏裨
將士膺專閫擢顯秩者更百數十計至今未有艾焉嗚呼盛

哉往者自嶺南歸抵平梁甫入郭門見有踉蹌而來者服不
華而冠則一品也迫視之長不滿四尺形狀猥瑣無丈夫氣
私詢之輿夫則曰某提督也行不數武所見之人更多有壯
偉者有文弱者又有渺小而挑達者輿夫一一目之曰若爲
總兵若爲游擊若爲都司蓋皆散伍歸田故與常人無異云
迨還鄉展墓道遠雇輿夫八中有一人貌魁梧而性猛悍中
途就茶社飲不給直主人索之則瞪目怒詈揮以老拳主人
唯唯弗敢與較而退復詢之他輿夫則曰是亦一參將也時
以天莫投店匆匆未暇詰其何以見役於人也次日遂忘之

兩窗無事偶然憶及走筆記之以見從軍者之有幸有不幸焉

奕說眎朱生

予事事甘居人下而惟奕則不肯讓人五十以前在京師自知其不若人也絕不與國手奕五十以後抵揚州則頽然爲老鹽官公家事易了也旣癖詩復嗜奕遂無日不奕初接沔陽徐耀文繼接丹陽劉福山今又接甘泉周小松三人者皆近代所謂奕國手也予與徐角未久卽足以相敵徐去劉來予又與之角幾一稔多勝少負白髮老翁冬日顏爲之赤旁

觀者咸異之予曰何異乎奕猶兵也守爲上攻次之能知不戰而服人庶幾其無敵乎能知爭先而勿落後庶幾其如聖如神乎予旣記之詩之嘲之乙亥二月福山還丹陽而小松適至前年小松尙受予二子茲則對壘矣分先矣奕數日覺周固無異於徐與劉也予不甘居人下予果不居人下也秦與朱生者年少家貧以詩文爲贄請業於予予嘉其有過人之才有兼人之技而欲其不居人下也將教之作詩作文而先以奕說跡之言奕乎抑不專言奕乎夫奕其小焉者也操舟者說

大江之中舳舨舳艦舳舻舳舫往來於豫章吳楚者萬舸千
櫓不可名狀顧皆乘順風以行風逆則負牽不可牽之處則
泊不可泊之處必早爲之計否則殆其權在把柁者視日入
日出時雲氣何若以下有風無風且能決其時之遲早當其
未風也擇可泊之地泊焉或需入港則捩柁尤疾甚矣處境
之易順而難逆也有不畏其逆而轉與之抗者曰救生船俗
以紅船呼之其行順風與諸船同遇下游逆風則可以折搶
他船停篙下碇艣郎束手無事彼則揚帆作翦江行時而南
時而北洄漩若之字帆側欲墮舟中人坐不能安視前舟危

甚而竟得濟吁亦險矣哉舟子曰公毋云險順風乃險人以
其順也而狎之帆爲風飽瞬息百里常境也弗虞其變久晴
欲雨雲頭忽起順者陡逆收帆未及危等覆孟子戒於逆而
忽於順無惑乎有曲江之厄章江之恐也予聞其說噤不能
語自登番舶乃覺泰西之巧足奪天工無順無逆無晝無夜
以火濟水以車爲舟飛廉箕伯任其馳驟奔突而莫敢阻舉
吾之舟可以盡廢已然而行於江不能行於河其小者行於
河水淺輒膠反不如我舟之速其大者行於海亦時有觸礁
遭颶之患違天不祥貪利買禍處境者烏可若斯哉予老已

中流亟思勇退舟子之言未嘗一日忘之

匠人說

夢園子過厲鳧庵方伯故居觀其寢室七楹連闔洞房迴複
窈窕四通八達輪奐交美蓋已易主召匠人糞除而修治之
或曰邦上屋以此爲最所謂棗園漪園者皆弗及也問其直
則甚廉爰呼匠人而詰之曰儻營新屋亦如此數汝能之乎
匠人對曰不能曰汝爲大匠操鐮久審曲面勢鉤心鬥角旣
精且巧奚其不能匠人曰非有美材工師無所施其技茲屋
之材曩者唯富商大賈力足致之用能窮奢極侈雕牆峻宇

以稱雄於大都會其直數倍乎今日謂售者若斯構者亦若斯公固未之審也且卽準當日構者之直予匠匠固弗敢承請益曰此又何說對曰昔之爲梁爲棟者其木則枅今也產於山者不足材不足而責諸匠是猶朝廷設官分職使之經營四方奠安區夏集眾材以爲治而秉鈞當軸躬膺艱鉅者必需大材方克勝其任建樹功業撐持宇宙若人焉一代能有幾耶故選匠易選材難選非常之材尤難今以材弗如昔之材今之匠遂弗如昔之匠然而非匠劣也以劣材授良工工雖良奚補歟夢園子愾然向客而歎曰鳧庵屢觴予於園

中子方以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樹太蒙密天日陰翳少空曠之趣勸主人拓而疏之鳧庵曰賃屋而居等於逆旅竢屋果歸予當如子言乃屋歸鳧庵未幾鳧庵遽化去而屋又易主矣今者重至懷勺齋泉石依然絲竹闕響臨風於邑赧赧不前旣觸我華屋山邱之痛乃聞匠人之說而彌有慨於今不如昔卽治室可以推諸治國言近而旨遠斯匠也殆已進於道乎

洋繡毬說

異哉此花由綠而白而紅而藍而紫而青凡三五日一易色

一花一月不謝中土之本木此則草中土之幹強此則弱孰使之殊形幻態光怪陸離問花花無以應也欲圖繪之不得其真相欲歌詠之不得其真品彼嶺南之三變夫容豈若是翻新狡獪也欺人有性情花亦有性情性情之正者其人爲至人其花爲名花性情之變者其人爲邪人其花爲狂花或曰性情執一則不容於世人之機警巧詐圓通活潑忽喜忽怒能諂能驕蓋無時不改換其面目妝點其形容故示人以不測良由性情使然胡獨於花而異之花之變其常也人之變非其常也卽花可以識人卽洋之花可以識洋之人此花

來自東瀛未及十稔爲羣芳譜所不載夢園坐待月謔置一
當於窗外晨夕觀之訝其纖纖之質瑣瑣之狀何以汔無定
色若此欲爲之說而筆不能下頰而思之恍然有悟曰是豈
化工之私於海外耶是乃化工之厚我中土也是豈化工令
海外別開生面耶是乃化工予中土獨契天心也九州之內
罔非乾坤正色天心所繫栽之培之彼矜奇炫異善變而詭
於正者奚取乎爾亟呼園丁屏之毋溷乃公

主靜說

聖人明言知者動仁者靜是儒者入道工夫固不得以一靜

了之也大學以知止爲首由定靜安而幾於能慮能得亦奚
曰有靜無動哉有靜無動天地且不能之何況於人釋氏
跌入定道家凝神運氣幾幾乎皆有靜功已然而其靜也亦
不過自以爲靜耳自以爲靜而人信之夫豈知靜中之動無
靜非動轉不若動中之靜無動非靜也今人侈言道學沈溺
於宋五子書苟詰其曷爲異同則箝口撝舌莫之敢應其或
專宗一家者方且嘵嘵不休持此攻彼反復辨難千言萬語
紛如聚訟令人閱之不能終卷噫謂其不入於禪然乎否乎
且聖人第二云克己復禮後乃易爲理字遂使有志問學者舉

陷入於理窟之中而二氏之徒見其議論與彼相近輒來接引誘惑從之而去者自宋汜今正不知凡幾也專曰主靜其弊可勝道哉孰是與之爭羣然訝之必以爲離經叛道毀謗先儒得舉名教吾烏敢與之爭耶感而通也貞夫一也而實則交相養也乾曰自彊坤曰厚載專直翕闔陰陽造化之理動靜相兼而乃云有靜無動也請證以聖人之書夫亦可不煩言而解也夫

畏難說

眾人皆以爲難一人獨以爲易者果易乎曰難甚明知其難

而毅然以身任之則難者不難凡天下無可如何之事坐視其因循苟且委曲遷就遲疑顧忌隱忍退縮卒至於空虛渙散潰敗決裂而拱手以授之人則皆此畏難之心害之也今日以爲至難尙有可圖之機可乘之勢可用之人心可奮之兵力有人焉不計成敗利鈍得失禍福以國事爲家事則剛大之氣忠直之性百折不回惟辦一死人定勝天斷可操券夫亦何畏之有哉強吾民以所不能吾民鮮有樂從者予吾民以所甚願吾民鮮有背畔者必舉所不能者而要其能舉所甚願者而違其願斯無怪乎難也民能家自爲守人自爲

戰民願官如父母我如赤子民能比閭族黨相友相助民願尊君親上無詐無虞執是以求自強之道固自易易而人反難之曰吾當爲其易者夫所謂易者似易實難南人使之御車馬輒蹶北人使之操舟柁輒膠而況其爲殊方異域奇技淫巧也歟避難就易舍易圖難奚爲不難奚爲不畏目前苟安異日終悔祀人憂天敢陳罪言

喜雨怨雲怒風說

非風何雲非雲何雨三者相需而亦有時相害未雨先雲未雲先風風驅雲來雲挾雨至淅淅漉漉農夫欣欣然曾不踰

時跋扈將軍驅萬騎出天門勢洶洶所向無敵神龍方揚鬚
掉尾見之而驚卻走入海狂飈簸掀銀綫中斷玉女開幕羲
和奮鞭驕陽逞威毋乃太甚如是者四三日已甘泉山民奔
訴於有司曰吾儕小人天實生之雨我粒我惟帝之賜長官
爲民請命旣誠且恪祝於青龍之泉禱於靈雨之臺而雲而
雨而風而膏是屯而澤是靳吾民一日之間其心三變時則
喜之時則怒之時則怒之官曰奚喜曰喜雨此人情之常耳
怒者誰怒者誰曰雲本無心出岫雲之聚也風聚之雲之散
也風散之舒卷翕張不能自主其性頑其情癡其形狀變幻

而莫可端倪若責以不爲雨助彼則曰屏翳弗敵箕伯於我乎何尤是雲固可怒也民烏乎不怒風哉風之可怒不獨盪雲遏雨也天地間無形無色之物曷嘗有二虛空浩蕩氣鼓成聲是隙卽攻靡堅不入古往今來任其顛倒朝野上下聽其轉移乾坤宇宙由其衝突而動搖風之爲害大矣哉官曰爾知怒風爾豈知無風則雲不成雲雨不成雨耶且塞外之地少雨風亦可以長養萬物若遇靈潦不已又非風不足以抑陰而扶陽風安可怒也風之聖風自聖風之蒙蓋有蒙之者烏得遷怒於風意者政事乖違干和召災罪在羣工百僚

爾民何辜乃罹此凶歲吾惟返躬自責曷敢有所怨咨